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 願學齋文集

黃與堅撰

婁東嚴瀛抄本 原書字芯高二四三  
毫米寬三二六毫米

黃與堅 字庭表，一作廷表，號忍菴，江蘇太倉人。生於明泰昌元年（一六一〇），卒於清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進士，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薦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康熙二十三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尋遷詹事府贊善，分修《大清一統志》。善詩文，能繪山水。吳偉業選婁東十子詩，以與堅爲首。有《大易正解》、《月令輯要》、《忍菴集》、《願學齋文集》等。

參考文獻：《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傳》卷七〇、《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九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四

願學齋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黃與堅撰

一

且亭詩鈔八卷 楊思聖撰

四〇三

直木齋全集十三卷 任繩隗撰

四六九

願學齋文集序

孝昌熊龜履愚齋撰

文也者道之著也。岐而二之，其可乎？是不然。如有宋朱子其學孔孟周程之學，其道孔孟周程之道也。而於其論文則又有取於南豐曾氏者。曰：士君子立言不苟，當如是也。夫學而至於朱子，其言與六經四子並列矣。願何於文？又何有於文中之南豐哉？雖然，有說焉。蓋文與道非有二也。因文見道，與以道為文，雖若有輕重離合之間，而要之源流本末則一而已。是

願學齋文集 熊序

一

故二之不可也。則請不言道而言文，不言朱子之文而端言南豐之文，可乎？南豐之文，綿遠濛濛，斟酌於司馬遷韓愈而自成一家言者也。朱子以其原本六經比之漢劉向、夫韓歐諸家，亦豈無經術而言之未醇故朱子稱病之也。且南豐之自叙其生平也，亦曰：學有未進於道者，則疾之。至於文事，有不暇為。又嘗自謂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所學者博而所守者簡。如集中南軒學念記所云：是已觀朱子之稱南豐與南豐之見稱於朱子，則南豐之所以為文者

願學齋文集



不大較然矣。予于齊年友陳公說巖，固嘗有見於此。其為文也不求之南豐而求之朱子，並不求之朱子之文而直求之朱子之道。自家居以及立朝前後數十年，惟取晦翁全書朝討夕究，務窮極其蘊底。久之，充于有得發而為文，汪洋浩瀚，盡變化之妙，而一準於聖賢中正之理。故見之者，直以為考亭也。而又或即擬之于子，因此說巖之善學朱子，以善學南豐者。此而為說巖所稱許者，曰：黃公忍菴之著述，可以等身。然生平所汲汲者，亦惟以讀書明道為務。未嘗斤

願學齋文集 熊序

二

斤揣合於古人之文，而當世之言古又者，必歸之其文。固亦不一其體，而真醇正大之氣，即置之曾氏集中，皆可以勿辨。此又忍菴之善學南豐且善學朱子，以無異於說巖者也。說巖所著樊川集，予在京師已卒業矣。茲又於金陵得讀忍菴願學齋集若干篇，無不後益信二公之所見同，所學同，其相為推許亦無不同者。蓋實有道焉存乎其間，而非區區苟作者之可比也。且夫二公不同於南豐而未見有異道在，則然也。是誠有如吾說之云云者矣。若世之人，則日拾南

清代詩文集彙編

豐之口唾而沾沾摹倣之遂自以為真而豐居然其

其身於所謂八大家之列吾見其相去遠甚即二公

亦且笑之矣予不才文與道均未之有見也然亦願

為二公所許嗚呼予豈能望二公項背哉而特不可

為不知二公之文者故於其序忍卷之集復取朱子

與高豐之所以為文者而申論之以質之忍卷並以

質之說巖度二公必更有以教我矣

願學齋文集 熊序

三

願學齋文集序

護澤陳廷敬說巖樞

黃忍卷先生自定其所為願學齋文集一百十卷以

其目錄視余屬為序曰吾求於世可序吾文者得四

人馬子昆一也又曰始吾為學因文以見道子之求

道也動故可以序吾文余愧其言然卒不得辭而亦

將以文與道離合異同之故質之忍卷而以其文為

歸極焉爾遂以為其文之序也易言詩禮春秋皆非

有意於文也自孔子歿後之能言之士其傳於世者

願學齋文集 陳序

一

大抵皆有意於為文而其能不說於聖人之道者斯

為至矣由孟子以來去聖人益遠道益不明其傳於

世而號為能言之士如司馬遷班固劉向楊雄之徒

其所為文果皆於聖人之適合焉同焉否即近代有

八家之目其說始於茅氏鹿門而浸淫及於天下後

世其意必將曰此數子者不說於聖人之道者也如

直以其文而已此數子者可也如以其不說於聖人

之道則數子之可議者多矣而歷秦漢唐以至宋有

有大儒焉不惟不說於聖人之道蓋顯以明聖人之

忍菴集文彙原序

睢陽湯 斌潛庵撰

道於危微絕續之間而其言語之妙又有數子之所不可及者如晦菴朱子之文是已然而不在數子之列者則其意不過以為數子者特以其文焉而已非謂果其不詭於聖人之道也若是乎文與道離而不合異而不同而忍菴曰吾以文見道又以謂余之求道勤而可語於斯文也其何以說哉雖然彼茅氏者烏可以為定論乎哉則昌返而求朱子之說矣朱子自韓歐陽以下皆有譏焉而獨稱而豐先生之文出於而豐今忍菴集曰願學者不知其誰何而以吾觀

願學齋文集 陳序

二

忍菴之文則皆仲晦子固之文也由是以至于聖人之道則忍菴異日之所見必將有吏追於此者矣所謂願學者其謂斯與其謂斯與忍菴將歸與其徒講道於江湖之上以求進其所未至而如余者在官之日久矣既無所自見於世將齷齪以終矣忍菴亦何取於余言哉使強為言亦朱子所謂已試不驗之說者其果何所取哉忍菴嚮所謂四人之傑者余聞之孝感熊先生其人也熊先生講學為文見道至矣忍菴試質之其以余言為何如也

願學齋文集

康熙戊申遇黃忍菴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菴集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齊華浮艷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藁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謂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灼爛如

願學齋文集 湯序

一

春光柔腕隨風飄揚轉眼蕭索行足貴也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若司長馬卿此固人非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存諷諫有為而作君子猶或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搜集稗官野

乘繁活怪詆之辭虬青儷白補綴咸爲其意可數十  
字畢者率行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吾之高才博  
聞爲詳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  
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今觀慈菴集中圖書象數  
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禮樂  
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整齊可  
見諸施行其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爲文也醇  
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能測其於  
先儒何如要之爲實董不爲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  
願學齋文集 湯序 二

此余舊刻慈菴集文彙序潛庵先生癸亥作也余幼  
而好古湛溺於詞章之學尋自隗區殫精泰漢而尚  
局於見聞未能深究根本之故也已微通籍復罹世  
患退而自思身既不遇矣庶幾立言之一途捐棄夙  
習窮其指歸少少有以自見然材識余淺未之有得  
亡何吳膺異數屏營所事而去通達矣晤文因其難  
况故因文以見通而數易言于先者念海內諸公莫  
若熊愚齋陳說巖湯潛庵魏瓌溪四先生繫心此道  
欲以拙藁質正而請一言不期三四年間湯魏兩公  
願學齋文集 自跋 一

俱已卽世今幸熊陳兩先生不棄而序之與借逾量  
非分所安然卷於詞而推原義理以命吾兩先生之  
處吾至矣檢視篋衍尚有潛庵舊序一篇緒言如昨  
讀之愜然因並梓於後以識勿忘亦將以自勉勵期  
無負大賢之稱許也庚午重陽後三日黃興堅跋

願學齋文集附錄

江南通志文苑傳

黃與堅字庭表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未就選會  
以博學鴻儒舉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未幾復  
命分修一統志生平崇尚經術輯解甚多詞賦並  
其餘事所著有易學闡疑卷文集

太倉直隸州志列傳登與領詳註志文學傳錢寶珠  
士登志稿列傳皆同不復錄

黃與堅字庭表幼從呂雲字學張濤見而才之以  
諸生拔貢入歲均 廷試第一順治十六年成進

願學齋文集 附錄

一

士授推官旋以奏銷註誤廉惠十七年應博學鴻  
詞徵試授翰林編修擢督善典貴州鄉試時睦州  
湯斌以禮部尚書掌詹事並有輔導 皇太子之  
命 上難其副大臣奉推與堅遂以原銜充議官  
既有忌嫉者嫉廷臣文章會勅與堅獨不署名以  
奏親乞歸與堅工詩以性情勝嘗輯太倉州志未  
及梓行居御稱厚德年八十二卒  
鶴徵領事實嘉興李其斯富孫過孫增期  
黃與堅字庭表號忠卷江南太倉人順治己亥進

士由江甯巡撫慕天顏薦舉授編修官至督善著  
有忠卷文集

富孫按忠卷生平完心經術輯解甚多易學闡其  
一也明史告成後 命分修一統志詞賦其餘事  
耳

錢曾忠卷詩教云往于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歎  
蒙并呈呈然如有先氣展卷得長安金陵難賦諸  
篇損挫鈎鏘經緯惻愴風情骨格在韓致堯元祐  
之之間野斷城掌謂後來不得不推此賢時人未

願學齋文集 附錄

二

之知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力益老概華落藻  
驚爆都市梅柳謂予言不虛矣登與先序見世齋  
石學軍曾錄益  
王井麓今世說云黃庭表童年預悟詩一日文二  
三日即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  
唐人詩錄小本填出入輒為家師所禁打十四歲  
慨然有志於古學故遍讀周秦以下甫三年讀周  
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又云庭表性落落雖  
與人交當生死志難不肯轉日相背負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輯

黃忍菴先生與堅字履禾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

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 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遷

贊善著有忍菴集錢牧齋序其詩謂長安金陵雜

感諸篇頓挫鉅鎖經綽惻愴在韓致光元裕之

間吳梅邨祭酒嗜選吳東十子詩以先生為冠十

子者周子做顧伊人許九日王異公王虹反王惟

夏王端士王惺民王次谷也

黃履表文集序 崑山徐元文增履文集

顧學齋文集 附錄

三

始余在家塾聞吳東諸先生以經學侶起黃君履

表弱冠有名嘗以試事至吾邑余一識之其後余

補博士弟子員與四方士往還因得交於履表蓋

履表為科舉文字時其中箱中所輯經解異時未

具言曰 文章皆本於六經六經者百家之權輿而

古聖人制作備焉稱涉江漢者必溯源於岷山岷

豈非是為無本也既而與余同貢入大學日益有

聲未幾成進士久之僻居海上鬱鬱不得志余兄

弟勸就選人贖金以贈其行會有詔徵天下寫博

之士余首以其姓名言之當事登薦判試詞賦稱

旨乃改官翰林然而履表之文所尚者經術詞賦

其餘事也其在史局慨然有志於班馬荀袁撰志

傳最有體要又修一統志浙江郡縣皆其所裁定

所論辨刊削極精當然未嘗以此自誇其操行修

潔在京師杜門謝客寂寂也余與履表嘗經月一

見見必與往復論古褒衰不俁今年冬以改卜先

人城兆請歸集其生平所為文得三百餘篇屬余

為之序而其言以為可序吾文者四人則孝威熊

顧學齋文集 附錄

四

公道澤懷公睢陽滿公併余而四也余何敢當孝

威公吾師也學問經濟為今之朱仲晦真西山漢

澤睢陽吾前輩皆所謂善道德而能文章者三先

生既序之矣所以發揮於吾友之文者宜無餘盡

庭表徒以御曲之誼故舊之情而不能已於余之

一言乃不敢因辭即以曩者定文本未及聞論學

大旨以復於履表而已履表所著經解失之於漢

江危滿中今所存者易學闡一錄及諸經論說一

卷而已蓋集中什一也豈不惜哉余嘗論王遵嚴

之稱唐應德謂上下二千年間直接季札子游其  
標榜未免稍過而今人好排勝已見庭表仕宦落  
落向之親暱愛讀其文者頗柳榆之反加訾毀豈  
知庭表之文不苟作後之讀其書者雖千載而達  
猶當知其學問之本原况於余文數十年親見其  
華生嗜學實心媿之其好為議論者亦未返而自  
思已矣

是書為御先華浦心傳徵士雍正戊申手抄本也  
未有跋云先生所刊忍菴文集什不及二三而全

願學齋文集 附錄

五

集竟未付梓余先弱鈔刊本一帙後假鈔宋蔚如  
處未刻願學齋文集四十卷藏之篋衍等語距今  
光緒己亥已一百七十二年余於蘇州抱經堂書  
肆得之歲月既久且遭兵燹尚屬完好亟為重裝  
並將志傳事略及徐序附錄簡端先生所著尚有  
易學闡一通志及編錄俱作易學闡大易正解  
此據本集自序當不誤也  
月令輯要太倉州志稿忍菴詩集見通志州縣志  
藝文及本集自序容再隨時搜訪之東倉書序王  
人繆朝荃謹識

是集原抄本向在繆氏書庫所藏珍若柳環里人  
無由窺秘不幸嗣孫失學嫉書如仇志數捆載玉  
峰書諸海上余從友人嘉業堂中觀此不朽鉅作  
亟假副本傳之好事嗚呼願晦何帝天若前定文  
字猶然况在吾輩每一展卷蓋不勝感慨係之矣  
歲次己未秋九月二十有五日邑後學錢綏樂謹  
識於滬西遠善里廬次統飛閣南牕下

願學齋文集 附錄

六

清代詩文集彙編

顧學齊文集總目

晏東黃與堅庭表氏著 別號 忍庵

共計三百九十七首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三月上巳日同里浦泰惺

歷氏 本姓 謝 鈔錄識於玉館中共計五百零八頁

卷一之四

經解四卷五十三首

卷五

論一卷九首

卷六

議一卷十二首

卷七

考一卷十首

卷八

說一卷十三首

卷九

策問一卷六首

卷十

老畧一卷二首

顧學齊文集 總目

一

顧學齊文集 總目

二

卷十一

賦一卷五首

卷十二

表頌一卷六首

卷十三之十五

書三卷廿八首

卷十六之二十二

記七卷六十六首

卷二十三之三十三

序十一卷一百三首

卷三十四之三十五

傳誄二卷十八首

卷三十六之三十八

墓誌銘三卷三十首

卷三十九

碑表行狀一卷八首

卷四十

題詞跋贊一卷二十八首

願學齋文集卷之一

婁東黃與堅庭表氏著 別說 忍菴

經解一

河圖洛書中數論

或問於余曰子之易學以闡一名有說乎曰有夫易學之晦晦於學易也由孔子以未歷世幾千百年言易者亡慮數百家而皆自以聖人之徒也孔子曰太極周未諸子亦以為太極也云爾孔子曰陰陽漢魏諸儒以至五行律曆象亦以為陰陽也云爾其以無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一

本之學爭鳴於世大約有二老子以大適為混成莊周以純之六極而王弼韓伯皆宗之此言氣之說也焦贛京房以卦直日為占驗迄揚雄九疇二贊以皆曰此言數之說也夫氣與數易之所以為易也此豈汨於無滯於有而以易為者哉使以氣為太極而窮其說時并氣而無之此列禦寇之所謂無極也是有氣而無陰陽也使僅以數為陰陽又進而窮其說將以至無為更有此管輅郭璞之流舉凡天下之物而可皆謂之數也是又以數為陰陽而非陰陽所為

願學齋文集

陰陽也之二者皆精於氣數而粗於理者也烏足以言易哉夫義文周孔四聖人之道其難且亂而不明於世也久矣是以王氏註易由晉迄唐皆以頌太學行其說揚子太玄其慕說而為之註者數十家傳訛踵繆日且滋殊而後世更有揚其波以清炫黑白者人何以別可否而定一趨哉迨宋周邵二程張朱六子各以其說發明易理舉氣與數皆入於理之中而易學以較著余所以鈎致六子之遺言而以闡一也或又曰六子之言易亦不一矣而子之以闡一何在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二

曰濂溪之圖說所以破周未諸子言氣之謬也伊川之易傳晦庵之本義啟蒙所以救漢魏諸儒言數之失也而朱子之言象占更於易學為有功是也蓋易以變為因而變回屬之人於天地無與也獨漢儒以其變專屬之陰陽於是術家方技後先難起皆以五行為推算而更假托於八卦以為是陰陽者即易也於時太史連亦以為易回陰陽也而以著策與五行諸家並列於日者傳如是而易不幾亡哉且陰陽之變不可勝窮其數亦不得而盡也若於中鈎新致

異以為易則尤非故後世言數之契較之言氣而滋多此不能明理之故也今朱子以象占為勸戒而知易之理已具乎人特資陰陽以為用此余於六子中尤從朱子以聞一也或又曰子固言數矣而以數為非既以其說本朱子而圖書之數位與方圖之順逆又與朱子異何歟曰予所否者謂漢魏以下術數之沿流而非圖書之本數也圖書為天地數之始六十八卦所由生是豈可不言又豈可易言哉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所謂則之者其必有一成

廟學齋文集

卷一

三

之法似乎引繩削墨而為之而非一假借一游移可以為則也先儒諸說未見其一因於諸圖象反覆詳玩而始喟然有省焉蓋先天四圖此圖書之真也朱子言圖四象以乾坤離坎為得數元稹莫良為得位而以數推之乾坤固然六子尚有不合者以朱子但以河圖之奇耦分陰陽而未究陰陽之合也若以小橫圖觀之即四象之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而後以分八卦固不能以圖數中奇耦竟判為陰陽即于云四象者陰陽之交則由四象以生八卦八卦又陰陽

之再交也是危熾先有見于陰陽之合以畫卦豈待文王觀變而始演易哉夫四象之分四象之合也今以橫圖四象按圖書之數則八卦所由亦已釐然其畢具猶之有物有則也所謂則之豈誣哉或又曰先儒以八卦配圖書數與位多不符其從之否與曰所謂圖書之數具有八卦者皆以其中數推之而非以推外數也若以圖之四實四虛書之四正四偶必分別以屬八卦危熾畫卦時豈先有此二老二少遞加之成據也哉第以圖書之中數與外數互為舉按而

廟學齋文集

卷一

四

於八卦無不合故謂之聖人所取則蓋是圖書所自有而非強為也邵子又云數皆從中起因取方圖二圖覆玩之而知圖圖一左旋一右轉從中分者也方圖一上升一下降亦從中分者也之二圖者皆有順有逆自然之數豈敢拘於朱子之成說猶以方圖為逆數也哉或又曰書固一數也何以其數與圖書等亦謂之則之大傳曰順性命之理又曰易逆數也豈與理不同而者數又有不同歟曰著本於四象所據者一二三四之位兼六七八九之數與河圖合而

而聖人著法因乎此所以謂之則之也其掛物與過  
揲數皆約以四即十二亦以四即參三兩二亦四之  
中約以四也試以四象言之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  
太陰四皆以順而生而即而反之六七八九入以逆  
而成即于云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舉  
一歲之四時一日之十二時陰陽皆以逆為之用而  
數豈異是乎朱子之於香約以四約以十二同天地  
自然之數而非強制之以合於六七八九之數也蓋  
易固以理為順數為逆所以數之逆即為理之順也

願學齋文集 卷一

五

由是知學易者宜從四圖始即四圖而文王之橫圖  
與圖書義已該於此蓋非於大小橫圖推所由來無  
以知扈攝所以畫卦之法非於方圓二圖窮其進退  
往復無以知文王周公孔子所以繫象辭而釋爻象  
之故以是而充觀全易縱橫上下皆是也何理之不  
歸一手此又予以朱子之說折衷即子而以聞一也  
或又曰今之言易者皆自以為從朱子然若於理而  
徒即數以鉤奇以為朱子亦如是是孫戈以入室也  
子之於朱子斷斷置辯也得毋亦蹈其失敗全曰否

願學齋文集

否以全之言數即以言理也且朱子之言數以聞圖  
書也假令徇其說與本圖相輔養其說也甯距之且  
言距而理從則於朱子之所以聞圖者書猶一也而  
豈與朱子悖也哉凡予所謂理皆即氣而求之是亦  
朱子之說也二氣猶一氣動為陽靜為陰皆本於自  
然其動而靜後為陰靜而動復為陽即所以自然而  
為理也觀圖書一太極而陰陽之理明觀四圖而知  
陰陽有自然之變化圖書之理不逾明乎後之學者  
往往以私臆私為圖書未嘗不說托於先天也繆為卦

願學齋文集 卷一

六

氣之說以臆家多至幾千百未嘗不巧附於後天也  
而言先天者圖書見卒無加於先天之四圖言後天  
者亦祇用其十干十二支之術分屬五行何足以畫  
後天卦位之說也即子曰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  
理理失矣而為之存者幾何哉余不敢曲學以徇私  
故所以言易者務要於一理理既一而後以氣數五  
言之雖百千萬億變皆一也即說與六子異揲之義  
文周孔四聖人理無異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揲一也  
揲於一而四聖人無異理又何疑於宋六子而不克

其說也哉

先天四圖異同說

余言易稍具矣而後有圖說者以余之言易並從朱子其同者則從同其異者復為之明其所以異而後異者可反於一也余之合朱子而從印子者說有二大率以圖數蓋其時圖數之學莫指於印子而程子不之傳迨朱子言數學又以為易之一端而弗詳人故歸於印而其說始一也朱子以乾九克一離八巽三坎七艮四坤六為卦數而以數少者屬圖內數多

顧學齋文集 卷一

七

者屬圖外其說無所本後世有病其強合者若胡氏玉齋謂乾克生於老陽離震生於少陰巽坎生於少陽艮坤生於老陰是八卦之位本於四象也其以乾九克四離三震八巽七坎二艮一坤六取陰陽分合以配之合者其數多不合者其數少而準於圖數中之十又洛書之數以陰陽多少為贏縮陽則進陰則退而準於書數中之五是八卦之數又不於圖書之中數也之說也本胡氏而余以為印子何哉蓋印子云數從中起玉齋之說自此出也聖人之畫卦由內以

及外故圖按權於十書按權於五而後諸卦位以四象類推之其演為四圖稱一圖也縮之為小橫圖仲

之為大橫圖是縱以為橫也規之為圓圖矩之為方圖是動靜以為方圓也大傳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今以四圖卦位並按之而一小一大一左一上下數皆有順逆此圖之所以并為四而四亦可并為一也若朱子以方圖為逆數則是方圖有數往無知來且以逆數言之則是獨方圖可為易三圖不可為易也夫三圖有順逆獨方圖有逆而無順則方圖當另

顧學齋文集 卷一

八

為一圖何以仍列圓圖之內而為四也哉此印子言數之說以為誠然雖聖人復起不與易也

言易之文自載文彙全集中今合諸圖注共成九十七首各闡一己另刻故一首不載入僅錄說二首以識大畧云 自江

五行說

或曰五行之本陰陽也審矣周子濂溪曰五行一陰一陽陰陽一太極其推之太極何歟曰此理氣所以相生也天地間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而形而下者